

四库全书

主编 于立文

经部 第二卷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

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书，故称『全书』。

四库全书



目 录

春秋左传

隐公	513	文公	606
桓公	527	宣公	633
庄公	540	成公	659
闵公	555	襄公	699
僖公	560	昭公	795

大戴礼记

主言第三十九	911	曾子本孝第五十	947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915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948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917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950
礼三本第四十二	920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952
礼察第四十六	922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954
夏小正第四十七	924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956
保传第四十八	933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958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941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959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961	浩志第七十一	997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	963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1000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	965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	1007
五帝德第六十二	969	诸侯衅庙第七十三	1009
帝系第六十三	972	小辨第七十四	1010
劝学第六十四	974	用兵第七十五	1012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	977	少闲第七十六	1014
盛德第六十六	980	朝事第七十七	1019
明堂第六十七	984	投壶第七十八	1025
千乘第六十八	985	公符第七十九	1028
四代第六十九	990	本命第八十	1029
虞戴德第七十	994	易本命第八十一	1032



隐 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缓，且子氏未薨，故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廩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

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司空无骇入极，费庠父胜之。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

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偃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眵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



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泄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獬羊肩蒞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

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邾人侵卫，故卫师入邾。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



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郢之役也。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尚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齿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睦，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为宋讨也。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

丘以归。

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

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妣。辛亥，以妣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夏，城郎。书，不时也。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



讨之。代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郕。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蔡人、卫人、邾人不会王命。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冬，齐人、郑人入邾，讨违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

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赐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

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夏，公会郑伯于郟，谋伐许也。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其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偪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伯使卒出猋，行出犬鸡，以诅射颍



考叔者。

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王取郕、刘、莠、邶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緌、樊隰、郕、横茅、向、盟、州、陞、隰、怀。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人郑也。

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菅蒯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潜公于桓公而请弑之。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铸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焉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焉氏，立桓公，而讨焉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

【译文】

惠公的第一夫人是孟子。孟子去世之后，惠公续娶了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生下来手掌上就有字，说她“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到我国，生了桓公，不久惠公去世，隐公摄政，奉戴桓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只是摄政。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子还没正式受周室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摄政，想和邾国友好，所以举行了蔑地的盟会。

夏四月，费伯率军在郎筑城。《春秋》没有记载，这是因为没有奉隐公的命令。

当初，郑武公在中国娶妻，名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脚在前头在后，姜氏很惊恐，取名叫寤生，很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要立他为太子，一再请求武公，武公不答应。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把制地作为封邑，庄公说：“制地地势险要，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唯命是从。”姜氏要求京城，武公同意了，让共叔段住在那里，人称“京城太叔”。

祭仲对庄公说：“都邑的城垣周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超过了规定，这不是应有的制度，君王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怎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及早安排，不要让她各处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都不能锄掉，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然必自毙。您姑且等着看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处境，君王打算怎么办？君王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那就除掉他，不要让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不必动作，他会自取其祸。”

太叔进又把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下手



了。我们势力雄厚，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使众人团结起来，势力雄厚，反而会分崩离析。”

太叔修整城郭，积聚粮食，修理装备武器，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都城，姜氏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具体时间，说：“可以了。”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太叔逃到鄆地。庄公又赶到鄆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跑到共国。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鄆。”因为太叔不像兄弟，所以不书写“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称为“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有失教诲；《春秋》这样记载表达了庄公的本心。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不久，又后悔了。

颍考叔当时在颍谷做封人这个官。听到此事，就进献给庄公一些东西。庄公赏赐他吃饭。吃饭时，他不吃肉。庄公问他原因，他说：“小人有母亲，小人的食物都已尝过，但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让我给她带回去。”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咳！我却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内情，并告诉他已经后悔。颍考叔说：“君王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把地挖至见到泉水，在隧道中见面，那谁能说不对？”

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话。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心爽神快。”于是母子如初。

君子说：“颍考叔真是纯孝了。爱他的母亲，扩大而及于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秋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愧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惠公死去已久），这是晚了，而仲子还没有死，所以春秋直书宰咺的名字。

天子死后过七个月下葬，诸侯全部参加葬礼；诸侯过五个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历三个月下葬，官位相同的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姻亲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葬后的安神礼，人没有死而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于礼。

八月，纪国人攻批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发现蜚螽虫。没有成为灾，《春秋》也不记载。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媾和。九月，和宋人在宿国结盟，两国开始通好。

冬十月十四日，改葬惠公。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前来哭泣，所以《春秋》不予记录。

惠公死时，正好遇上对宋国有军事行动，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

卫侯来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记载。

郑国共叔段叛乱，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为他攻打郑国，占取廩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部队、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郑国又请求邾国出兵，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隐公不肯，他便自己走了，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予记载，因为不是出隐公的命令。

新造南门，《春秋》不予记载，也因为不是出自隐公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



众父死，隐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春秋》没有记载死亡的时间。

二年春，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这是因为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隐公辞谢了。

莒子在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回到向国。夏，莒子领兵进入向国带着向姜回国。

司空无骇领兵进入极国，派费庠父灭亡了极国。

戎人请求结盟。秋，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重修和戎人的友谊。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接隐公的女儿，这是卿为了国君而来迎娶的。

冬，纪子帛和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为了调解鲁国和莒国间不和。

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三年春周历三月二十四日，周平王死。讣告上说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也记载死亡日期为二十四日。

夏，君氏死了。君氏就是声子。没有给诸侯发讣告，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没有把神主放在她婆婆神主的旁边，所以《春秋》称之为“卒”而不称“薨”。又因为她没有称为“夫人”，所以不记载下葬的情况。《春秋》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所以称之为“君氏”。

郑武公、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同时平王又信任虢公。郑庄公因而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成周作为人质。平王去世后，周人准备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领兵收割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收割了成周的谷子。周朝和郑国结下了仇恨。

君子评论说：“言语不发自内心，即使有人质也没有用处。互相体谅而后行事，又用礼仪加以约束，虽然没有入质，又有

谁能离间他们？假如有信用，即使是山沟、池塘里生长的茅草，苹、蘩、蕴、藻这一类的野菜，一般的竹制盛物器具和金属炊具，甚至道路上的积水，都可以贡献给鬼神，进贡给王公，何况君子建立了两国的信任，按照礼仪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国风》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泂酌》这些诗篇，都是为了表明忠信之意。”

武氏子来求取助丧的财物，这是因为周平王还没有下葬。

宋穆公病了，召见大司马孔父嘉而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抛弃了他儿子与夷而立寡人为国君，寡人不敢忘记。如果託大夫的福，寡人得以保全首领而死，先君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事奉与夷，主持国家，寡人虽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后悔了。”孔父嘉回答说：“群臣愿意事奉君王的儿子冯为君王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寡人有德行，让寡人主持国家。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提拔，哪里还能说有德行？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能不去实行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公子冯出国住在郑国。八月初五，宋穆公死，殇公即位。

君子评论说：“宋宣公可以说是了解人的。他立了兄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有了君位，这是他的遗命符合道义的缘故吧！《商颂》说，‘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歌讼的就是宋国的这种情况吧！”

冬天，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这是为了重申两国在庐地结盟的友好关系。十二月某日，郑伯的车翻在济水里。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漂亮而没有生孩子，卫国人为她创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在陈国



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很小就死了。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姬的儿子，受到庄公的宠爱，喜欢武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则讨厌他。石碏劝谏庄公说：“我听说喜欢儿子，应当以道义教导他，使他不要走上邪路。骄傲、无礼、违法、放荡，这是走上邪路的来由。这四种恶德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宠爱太过分。如果打算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还不定下来，这就会逐渐酿成祸乱。那种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而且低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欺侮强大，淫欲破坏道义，这就是六逆。国君主持道义，臣下恭顺执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宽和，兄弟恭敬，这就是六顺。去掉顺而效法逆，这就会很快地招致祸害。作为人君，应该努力避开祸害，现在却加速它的来到，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不了。卫桓公即位后，石碏就退休了。

四年春天，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隐公和宋殇公会见，打算重申在宿地盟会所建立的友好关系。还没有到预定的日子，卫国人来通报卫国发生叛乱。夏天，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非正式地会见。

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亡到郑国。郑国人打算送他回国。等到州吁自立为国君，打算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结下的怨仇，以此举动来讨好诸侯，安定国内人民。州吁派人告诉宋国说：“君王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君王的祸害，以君王为主，敝邑和陈、蔡两国发兵作为属军，跟随您去讨伐，这就是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

了。这时陈国、蔡国正和卫国友好，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联合攻打郑国，包围了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

隐公向众仲询问说：“卫国的州吁会取得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安定百姓，没有听说用祸乱治民的。用祸乱，如同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被弄得更加纷乱。州吁这个人，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会失去群众，安于残忍就会失去亲信。众叛亲离，就难于成功了。武事，就像火一样，不加制止，将会焚烧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使用百姓，不致力于建立德行，反而想通过祸乱以取得成功，就一定难免于祸难了。”

秋天，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公派人前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公子翬请求出兵与诸侯会合，隐公不同意。公子翬坚决请求以后而前去。所以《春秋》记载说，“翬帅师”，这是表示憎恶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才回国。

州吁没有能安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说：“去朝觐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怎样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正互相和睦，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桓公说：“卫国地方狭小，我老头子年纪已大了，不能做什么了。州吁和石厚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打他们的主意。”陈人把这两个人抓住，而请卫国人来陈国处置他们。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死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獬羊肩在陈国杀死了石厚。

君子说：“石碏真是忠心耿耿的臣子。憎恶州吁，同时连及石厚。‘大义灭亲’，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卫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天十二月，卫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是表明“立晋”这件事出于大众的意志。

五年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人捕鱼。公子驱劝谏说：“凡是物品不够资格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它就不能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于‘轨’、‘物’的人。讲习祭祀和兵戎来端正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屡次执行乱政，就是国家败亡的原因。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仪式，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每三年大演习一次，进入国都整顿军队，回来祭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清点器械和人数。要旌旗和服装要华美，贵贱分明，等级不乱，少长有序，这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摆不上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用不到礼器和军事上，国君就不去射它，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下等人的事情，有专门官吏管理，不是国君所应直接过问的。”隐公说：“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啊！”于是隐公去到棠这个地方，让渔民出动捕鱼而加以观看。公子彊推说有病没有跟去。《春秋》说，“公矢鱼于棠”，这是由于隐公不合乎礼，而且棠地远离国都。

曲沃庄伯率领郑军、邢军讨伐翼地，周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在翼地的晋鄂侯逃往随地。

夏天，安葬卫桓公。由于卫国发生动乱，所以推迟了。

四月，郑国人侵犯卫国郊外，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卫国人带领南燕军队

攻打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泄驾带领三军攻打燕军的前面，派曼伯和子元偷率率领制地的军队袭击燕军的后面。燕国人害怕郑国的三军，而没有防备从制地来的军队。六月，郑国的两个公子曼伯和子元在虎牢关击败了燕军。

君子说：“不防备意外，就不可以打仗。”

曲沃背叛周王。秋天，周王命令虢公忌攻打曲沃，而在翼地立哀侯为晋国的国君。

当卫国动乱的时候，邾国人侵袭卫国，所以卫国的军队攻入邾国。

九月，祭祀仲子庙，又打算在庙内献演“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女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诸侯用六行，大夫用四行，士是依照二行。舞，用来调节八种材料所制乐器的乐音节奏，传播八方之风，所以人数在八行以下。”隐公听从了。从第一次献演六羽乐舞，开始使用六行舞人。

宋国人夺取郑国的土地。郑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对宋国解怨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人带领周王的军队和郑军会合，攻打宋国，进入了外城，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宋国派人前来告急求救。隐公听到军队已经进入国都的外城，打算出兵救援宋国，询问使者说：“军队到了哪里？”使者欺骗他说：“还没有到国都。”隐公发怒，停止出兵。他辞谢使者说：“君王命令寡人与宋国同忧国难，现在询问使者，回答说‘军队还没有到国都’，这就不是寡人所敢过问的了。”

冬天，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子彊去世。隐公说：“叔父对寡人有怨恨，寡人不敢忘记。”于是按照公子彊原享受的等级提高一级安葬他。

宋人讨伐郑国，包围长葛，以报复攻



进外城这一战役。

六年春天，郑人前来要求解怨结好，这种做法叫“更成”。

晋国翼都官为九宗五正的顷父之儿子嘉父到随邑迎接晋侯，把他安置在鄂地，晋国人称为“鄂侯”。

夏天，在艾地结盟，开始和齐国结好。

五月十一日，郑伯侵犯陈国，获得很多俘虏和财物。往年，郑伯请求和陈国媾和，陈侯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义而结交邻国，这是国家的重要措施。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陈侯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干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

君子说：“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跟着就自取祸害。虽然想挽救，未必办得到罢？《尚书》说：‘恶蔓延起来，如同大火燎原，靠近都不可能，难道还能扑灭？’周任有话说：‘治理国和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夫急于除草一样，锄掉它堆积起来肥田，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的就能发展了。’”

秋天，宋国占领长葛。

冬，京城派人来报告饥荒，隐公就代为向宋、卫、齐、郑诸国请求购买谷物，这是合乎礼的。

郑伯去到成周，开始朝觐周桓王。周桓王不加礼遇。周公黑肩对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友善地对待郑国以鼓励后人，还唯恐做得不好，何况不加礼遇呢？郑国不会再来朝觐了。”

七年春天，滕侯去世。《春秋》没有记载滕侯的名字，因为没有和我国同盟。凡是诸侯同盟，称名以告神灵，所以死后在讣告上也写上名字，这是为了向同盟国报告国君死去和继位的人，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而安定人民，这叫做《礼经》。

夏天，在中丘筑城。《春秋》加以记载，是斥责它妨碍农时。

齐侯派夷仲年前来聘问，这是为了巩固两国在艾地的盟会。

秋天，宋国和郑国讲和。七月十七日，在宿地结盟。隐公讨伐郑国，这是为宋国而去攻打的。

当初，戎人朝见周王时，向公卿致送财币，凡伯不款待，不以贵宾之礼对待戎人。冬天，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在回去的路上，戎人在楚丘对他加以拦截，逮了他回去。

陈国和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到郑国参加结盟。初二，和郑伯盟誓，歃血的时候心不在焉。泄伯说：“五父必定难免于祸，因为他不以结盟作为国家的利益。”郑国的良佐到陈国参加结盟。十一日，在与陈侯结盟的仪式上，也看出了陈国将要发生动乱。

郑国的公子忽在周王那里，所以陈侯请求把女儿嫁给他。郑伯同意了，于是举行了订婚仪式。

八年春天，齐侯打算让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已经拟定了结盟的日期。宋公用财币向卫国请求，希望先见面。卫侯同意，所以在犬丘非正式会见。

郑伯请求舍弃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旁边的防地交换鲁国在许地的土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交割防地，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

夏天，虢公忌父开始在成周做卿士。

四月初六日，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妻子妫氏。十三日，他带着妫氏起程返回。十六日，进入郑国。陈鍼子送妫氏到郑国。他们先同房而后告祭祖庙。鍼子说：“这样做不能算是夫妇，欺骗他的祖先了，这不合乎礼，怎么能够生育呢？”

齐国人终于让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



秋天，他们几个诸侯在湿地会见，在瓦屋订立盟约，消除东门这一役的旧怨，这是合乎礼的。

八月某日，郑伯带着齐人朝觐周王，这是合于礼的。

隐公和莒子在浮来结盟，以表示对纪国的友好关系。

冬天，齐侯派人来通报宋、卫、郑三国讲和的事。隐公派众仲回答说：“您的君王使三国舍弃相互怨仇的，安定他们的百姓，这都是君王的恩惠。寡君听到了，岂敢不承受君王的明德！”

无骇去世，公子翬为他请求谥号和氏族。隐公向众仲询问氏族的情况。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为诸侯，依照他的生地赐姓，依据分封的土地又赐给他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他的后人就以此为自己的氏族。世代做官而有功绩，他的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族。也有以封邑为氏族的。”隐公命令以无骇的字作为氏族，这就是展氏。

九年春天，周历三月初十，有“大雨霖”并有雷震，《春秋》记载了开始的日期。十七日，有“大雨雪”，春秋也只记载了开始的日期。所以要记载，是由于天时不正的缘故。

凡是下雨，连续三天以上就叫“霖”平地雪深一尺就叫“大雪”。

夏天，在郎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是因为妨碍了农时。

宋公不去朝觐周王。郑伯正担任周王的左卿士，所以用天子的名义讨伐他。郑国进攻宋国。宋国因为被攻进外国都城的那次战役对隐公不满，没有来通报情况。隐公发怒，就断绝了和宋国的来往。

秋天，郑国人用天子的名义前来通报讨伐宋国的事。

冬天，隐公和齐侯在防地会面，策划

讨伐宋国。

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他们，又担心戎军力理强大，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车兵，我很怕他们从后边突然绕到我军之前袭击我们。”公子突说：“派遣一些勇敢而不刚强的兵士，和敌人一接触就赶紧退走，君王就设下三批伏兵等着敌人的追兵。戎人轻率而没有纪律，贪婪而缺乏团结，战胜了各不相让，战败了各不相救。走在前面的见到财物俘虏，必然只顾前进；前进而遭遇伏兵，必然很快逃跑。走在后面的不加救援，敌兵就没有后继者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逞。”郑伯听从了他的意见。

北戎的前锋部队遇到伏兵败退奔逃，祝聃追击他们，把戎军从中截断，前后夹攻，全部歼灭。戎军后继部队拼命奔逃。十一月某日，郑人把戎军打得大败。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二月二十五日，在邓地结盟，拟定出兵的日期。

夏天五月，羽父先期会合齐侯、郑伯，攻打宋国。

六月某日，隐公在老桃会见齐侯、郑伯。初七，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郕地。十六日，郕地归属我国。二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防地。二十六日，防地归属我国。

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可以说合于正道了。用天子的命令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自己不贪求收复的土地，而以犒赏受天子的爵位的国君，这就是治理政事的大体。

蔡人、卫人、邾人没有按照天子的命令会师讨伐宋国。

秋天七月初五，郑国的军队进入本国的远郊，仍然停留在那里。宋军、卫军攻进郑国。蔡军跟在后面进攻戴地。八月初



八，郑庄公包围戴地。初九，攻克戴地，俘获了三国的军队。

宋军、卫军已经攻入郑国，而又叫蔡军去讨伐戴地。蔡人发怒，所以三国的军队不合作招致失败。

九月某日，郑庄公攻入宋国。

冬天，齐军、郑军攻入郕国，这是讨伐它违背天子的命令。

十一年春天，滕侯和薛侯前来朝见隐公，争执行礼的先后次序。薛侯说：“我国先受封。”滕侯说：“我是成周的卜正官；薛国是庶姓，我不能落后于他。”

隐公派公子翬向薛侯请求说：“承蒙君王和滕君问候寡人，成周有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加以整治；接待宾客有一珥的礼制，主人要分别对待。’成周的会盟，异姓排在后面。寡人如果到薛国朝见，就不敢和任姓诸国争先后。如果承君王加恩于我，那就希望君王同意滕君的请求。”

薛侯同意，就让滕侯先行朝礼。

夏天，隐公和郑庄公在郕地会见，策划讨伐许国。

郑庄公打算攻打许国。五月十四日，在太祖庙内颁发武器。公孙阙和颍考叔争夺兵车，颍考叔挟起车辕就跑了，公孙阙拔出戟追上去。追到大路上，没有赶上，公孙阙很生气。

秋天七月，隐公会合齐侯、郑庄公讨伐许国。初一，军队攀登攻打许城。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旗帜“螭弧”抢先登城，公孙阙从下边用箭射他，颍考叔摔了下来。瑕叔盈又举着“螭弧”登城，向四周挥动旗帜，大喊说：“国君登城了！”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城。初三，郑庄公进入许城。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君王认为许国违背法度，所以寡人跟随君王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伏罪，虽然君王有这

样的好意，寡人不敢领教。”于是就把许国送给郑庄公。

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帮助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而借寡人的手惩罚他。寡人与一两个父老兄弟都不能和谐相处，难道还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吗？寡人有个弟弟，不能和睦相处，迫使他四处求食，寡人难道还能长久占有许国？您应当帮着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打算让公孙获来辅助您。如果寡人得以善终，上天可能会依照礼法而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愿意许公再来治理他的国家，那时候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就能得到同意如同过去通婚之国得到的优待一样。不要让别国逼迫而住在这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挽救危亡还来不及，难道还能替许国敬祭祖先吗？寡人让您留在这里，不仅为了许国，也是姑且巩固我的边疆。”于是就让公孙获住在许城的西部，对他说：“凡是你的财物，不要放在许城。我死后就赶紧离开这里。我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周王室已经逐渐衰微，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天丢失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成周，我哪里还能和许国抗争呢？”

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井然有序、使后代有利的法则。许国违背法度而讨伐它，服罪了就宽恕它，依据德行来处理，衡量力量而办事，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郑庄公让军队中一百人拿出一头公猪，二十五人拿出一只狗和鸡，用以祭神来诅咒射颍考叔的人。

君子认为郑庄公“失掉了政和刑。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既缺乏